

歷史小故事叢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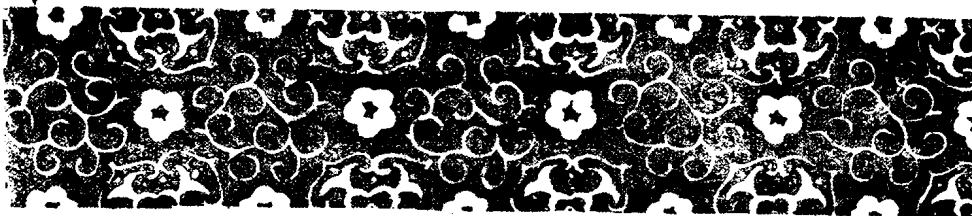
李綱抗金的故事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李纲抗金的故事

刘益安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郑州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协作编辑、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的一种。全书具体、生动地叙述了李纲坚持抗金斗争，反对投降的感人事迹，揭露了宋王朝的腐败无能。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李 纲 抗 金 的 故 事

刘 益 安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新安县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125印张 64千字

1985年4月第2版 1985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35册

统一书号R10105·46 定价0.49元

目 录

- 一 怀忠义赴京师入学..... (1)
- 二 延和殿主战挽狂澜..... (14)
- 三 东华门拦驾阻巡幸..... (26)
- 四 汴京城军民抗金兵..... (42)
- 五 牟驼冈劫营遭失败..... (60)
- 六 罢李纲陈东上奏书..... (76)
- 七 贬李纲金兵陷京师..... (91)
- 八 倡中兴南都施新政..... (106)
- 九 罢傅亮李纲去相位..... (116)

一 怀忠义赴京师入学

靠近无锡城南的河边，停泊着一只乌篷大船，三四条庄稼汉，正在向船舱搬运行李、书籍，夹杂着一些装满糕点、果品和腊味的篮筐。上上下下，忙个不停。河岸柳荫旁，站着一位潇洒儒雅、风华正茂的书生，在和几个前来送行的亲友话别。

“伯纪，此去千里水程，前途珍重；到了京师，可寄封书信回来，免得我们盼念。”

“世兄，你们请回府，别担心啦。我一到太学，就马上给各位来信请安。”

这个青年就是李纲，字伯纪。李纲的原籍本是福建邵武县。因他的祖父退休回乡，路过无锡，见这儿山川明媚，风景秀丽，物产富饶。尤其是烟波浩瀚的太湖，晨岚暮霭，晴雨不同；朝霞夕照，早晚异趣。俗话说：太湖风光，一天三十六变，云蒸霞蔚，幻化莫测，真是一点不错。使得他心旷神怡，留连难舍，就决定在这风景如画的无锡安家落户，渡过他的晚年。

李纲的父亲李夔，曾任过北宋王朝的龙图阁待制，这是头衔很高的官职。元丰六年（公元1083年）生下李纲。他虽然生长在官宦家庭，但和其他的纨绔子弟不一样，幼有大志，勤学苦读，关心国家大事。十多岁时，在县学和州学里都成绩优异，考试时总是名列前茅，得到老师和亲友的喜爱和称赞。今年，他正值二十二岁，由州学贡举（推荐）到京师开封，升入太学。

太学是北宋王朝的最高学府。它设在开封城内蔡河湾的南岸，是一所坐北朝南的高楼深院。经过几次扩建，拥有屋宇一千八百七十多间。院内有亭园射圃（射圃：为太学生习射的地方），间种槐、竹、花草，庭树成荫，歌弦盈耳，规模倒也不小。全国各州县将本地区考试优等的学生，送到这里来深造，总共名额有三千八百多名。加上官吏、教师、工役，总数当在四千人以上。这里有充足的图书设备，集中了学有专长的教师，是全国读书人钻研学问最理想的地方。太学生们经过几次考试，朝廷就授予一定的官职。所以，它又是北宋培养官吏的机构，当时称之为“储材之地”。

李纲和送行的亲友一一告别，踏上船头。船主就解缆起锚，离开河岸。亲友们依依不舍地站在柳荫下，目送李纲扬帆远去。

李纲没有进舱，仍然站在船头，在他的脑海里，已经展示出一个新奇的世界：雄伟壮丽的太学，当代第一流的国学大师和文章泰斗，全国各地的英俊青年，济济一堂，朝夕相处，真是人生最大的乐事。他遐想着，今后和三五知心的同窗好友，在花前月下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的情景，兴奋得心头急剧地跳动着。这时，正遇上一阵顺风，船行驶得又快又稳，好象在一匹光柔的软缎上滑行。不多久，就进入了碧波万顷的太湖。他满怀舒畅地眺望水上风光，昔日里来往如织的渔艇和采莲船，眼下却找不到它的踪影。只看见湖心中有几只大船，连帮结队地在打捞着什么东西，不时送来一阵阵粗犷的“嗨唷、嗨唷”的喊声。他愕然地向船头一个健壮的水手问道：

“湖中的那些大船，在打捞着什么吧！”

那船夫抬头望了他一眼，冷冷地回答：

“旗子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？”

李纲抬头一瞧，果然有一面杏黄旗在桅竿上迎风招展，隐隐约约几个字，却辨认不清。再仔细一看，仿佛是“应奉局太湖采石所”七八个大字，李纲一时摸不着头脑：

“什么，‘采石所’？我看不大清楚，这是什么衙门呀？”

大汉没有答腔，船后的艄公——掌舵的老人叹了一口气，慢慢地说：

“公子有所不知，近来成立的新衙门可多着哩。据说，皇上要修建花园，搜集石块砌假山；嫌别地的石头不好，却看上了玲珑剔透的太湖石，成立了‘采石所’那个瘟衙门。这一下子就苦透了我们沿湖几县的百姓啦！种不上田，捕不成鱼，只得光着脊梁为皇上从湖底捞石头。需要的数量既多，挑剔得又严；往往捞起百十块，挑来选去，竟用不上一块。废弃在湖边的石头，快要堆成一座山啦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船后一阵水响，有人大声地吆喝着：“前面的混蛋，快给我闪开！”

艄公和水手大吃一惊，脸都吓白了，手忙脚乱地往岸边靠拢。只见十来条大船，摆成一字长蛇阵，扯满了篷，哗啦啦地急冲过来。船上贴着黄色封条，船边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兵，船头插了一竿杏黄旗，上面六个朱红大字：“应奉局花石纲”。这帮船一阵风似地驶过后，艄公才松了一口气，用手揩掉满额的汗珠，心有余悸地喃喃自语：

“好险，好险呀！”

“这是谁家的船队，那么气势汹汹？装载着什么宝贝？”李纲心中也很不平，很气愤，象发牢骚似地

向艄公问道。

“什么宝贝，还不是为那个花园搜来的树木花草！”

“什么花园？”

“就是刚才说的皇帝的花园呀。听人们说，前几年，皇帝嫌儿子太少。有一个从茅山来的瘟道士，对皇上胡扯说：如果把皇城东北角填高几尺，就可以多子多孙，还能万寿无疆哩。于是，就不止填高几尺了，而是堆起一座十多丈高的大山，叫什么万寿山，成了皇上的御花园。前面驶过去的那帮船，就是为这座花园运送江南的奇花异草的。近年来，我们在汴河中碰到了贴黄封条的船只，就象碰到瘟神，得赶紧避开，越远越好。万一给撞上了，船翻货没不打紧，人还不能脱身，直要闹得你家破人亡哩！”

“怎地这么厉害？”李纲吃惊地问。

“你没见是应奉局的船吗？那儿的人比虎狼还凶恶呢！”

李纲进京求学，抱着当一名方正廉洁的清官，为人民兴利除弊的理想，正在兴头上，听到艄公的一番话，好象当头泼了一瓢冷水。他想起不久前，一位友人悄悄地对他低声说：“现在朝中有蔡京等一伙人执政，什么坏事都干尽了，国家将要败在他们手里。”当

时，他体会不深，没有放在心上；现在，摆在眼前的事实，使他深刻地感到：长此下去，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在封建正统思想下，饱读了儒家经典的李纲认为：那些坏事都是奸臣干的，而奸臣是每个朝代都有的，好似有阴就有阳一样，并不足为怪。但皇帝都想把国家治理好，这点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可是现在，下面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，难道当今圣明天子半点都不知道吗？这时，一块乌云掠过，把空中耀眼的太阳盖住了，他抬起头，颇有感触地自言自语说：“扫除遮日的黑云，这是我平生的志愿啊。”不知不觉地顺口吟了两句唐诗：

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

这两句诗，倾吐了他忠君忧国的满怀悲愤。

二十多天的水程，使李纲精神疲惫，形容略现憔悴。船过尉氏县，远远望见汴京高大的城楼，和耸入云霄的铁塔，真是气象万千。一进入东水门，就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一百多万人口的繁华都城，使这位外地来的青年眼花缭乱。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，来来往往的人群拥挤不堪。李纲也无心多看，直奔太学，办理入学手续。

李纲到太学没多久，又结识了李彪和陈朝老等人。老话说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他们都是胸



怀磊落，壮志凌霄，很有抱负的青年。眼看朝廷政治腐败，奸臣弄权，把国家闹得乌烟瘴气，心里哪能不痛恨？几个人常常在一起慷慨直言，指斥时政。尤其是李彪，他进入太学已有多年，只因为他好发议论，批评了当局的大臣，太学中的官员对他很为不满。又加上他出身孤寒，没有过硬的后台，在那个凭关系和人情做官的时代，当然捞不到一官半职。同学们一个个“释褐”^①进入官场，有的已经飞黄腾达；他还是在太学斋房里坐冷板凳、吃冷猪头肉。李彪满肚子牢骚，喝了点酒就骂人：骂大官员争权夺利，小官吏贪赃枉法，宦官内侍残暴横行。一直骂到朝廷，用人民的鲜血建造无数金碧辉煌的寺院宫观，把道士、巫师当天神般供养起来；用人民的白骨堆砌无数的园林假山，供皇亲贵族享受游乐。他把满腔的积愤，写成血泪的控诉，对当时朝政抨击得体无完肤，准备上奏给朝廷。

一天，李纲和三、四个知心好友，在斋房里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起来。李彪口若悬河地大谈时政。他列举了一些大官、权贵们卑鄙无耻的丑行。不知他从哪儿搜集到那么多的奇闻佚事，有名有姓，滔滔不绝地讲出来。这些，多是李纲过去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。旁边一个学友担心李彪会因此惹祸上身，便劝他说：

① 褐：粗布衣服。释褐即脱掉布衣，换上官服。

“李兄，我看你还是少说两句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彪瞪了他一眼。

“古人说：‘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’，多言多失呀！磨磨嘴又顶什么用？况且，‘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’。我们还是好好地念书要紧。取得功名，将来好好地干一番。一旦惹出是非，岂不葬送了一生的前程！”

“哈哈，连说一句直话的胆子都没有，还念什么书？念了书又能干一番什么？在这种腐败的局势下，又有什么功名和前程可讲？与其委曲求全，和那些坏蛋们同流合污，当一个贪官污吏，倒不如回家乡做一个老百姓为好哩。”

话还没有落音，只听得窗外一阵窸窣的脚步声，李彪猛地站起，推开窗户，大吼一声：

“是哪个卑鄙的家伙，在这里鬼鬼祟祟偷听老子讲话！”

一个瘦长的人影从窗前一闪，消逝在斋前茂密的竹林深处。

太学的官吏对李彪经常评讥时政，口出“狂言”，早就恨透了；又听说他还写了一份大逆不道的奏疏，要上书皇帝。近来更是非常注意他的行动，布置有追踪和盯哨的走狗。李彪也有些察觉。这次讲的牢骚话，

又被他们听到了。因此，太学当局认为问题严重，便把李彪的情况密告了蔡京。蔡京大怒说：

“太学是社会舆论的中心，应为朝廷宣扬教化。现在却和我们唱反调，要你们太学有什么用场？是培养反对自己的敌人吗？你们吃了饭是在干什么的？”

“请相爷息怒，象李彪那样的人，只是个别啊！”

“一个也不能允许，你们是失职！”蔡京断然地说。

“对李彪这种人怎么处理呢？”学官战战兢兢地问。

“害群之马，不可不除！”

一声令下，当天就把李彪抓进了监狱。

蔡京等人满以为自己掌握了军政大权，能够一手遮天，掩盖天下人耳目。只要施加一点压力，人们就会象羔羊般驯服，不敢讲话，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

其实，为谬不然，他们这样横行的结果，讲话的人更多、更大胆子。抓呢，牢狱不够住，杀又杀不了那么多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李彪的被捕，杀鸡吓不了猴，制止不了人们评议朝政。陈朝老又起来上书皇帝，指出五次任用宰相都找错了人，他们贪婪跋扈，只会干坏事，把天下搞得大乱，受苦的人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！

徽宗、太子和蔡京，正在殿上讨论怎样压下这股反对朝廷的逆风，内侍又送上太学生邓肃进呈的十首讽刺诗。徽宗看罢就递给蔡京，沉吟不语，眉头紧锁，很是不高兴。蔡京在旁启奏道：

“邓肃以诗讥讽朝廷，还胆敢公开上呈，应该严加惩处。如不将他杀掉，恐怕有人更加肆无忌惮。浮言谤语，扰乱天下。”

杀掉捣乱者，徽宗自然愿意，但他再三考虑之后，有些胆怯，认为还是不杀为妥。就说：令太学开除他的学籍，撵出京城，押送回乡，托地方官严加管制，免得在京城处理引起公愤，把事情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不过十天，邓肃被太学开除了。临走时，李纲一直送他到东水门外，依依不舍，洒泪而别。

太学的生活是腐败的，学生们根本没有心情读书。有的钻门路、托熟人谋取官职，有的花天酒地，在腐化堕落中过日子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清洗，正直的人已被打击得差不多了。太学官员群魔乱舞，人为风气纯正了，思想也统一了，消灭了异己，抓好了课程。这也是事实，课程抓得很严格，十天一小考，每月一中考，三月一大考。出了一些叫学生歌颂德的诗、词、歌、赋和文章的题目。例如：《喜见黄河清》

《天下太平赋》、《地涌醴泉文》、《天降甘露记》、《道德院产灵芝歌》、《瑞鹤呈祥诗》等等。李纲一见这些题目就头疼，每次考试对他都是个灾难，他怎么也做不到昧着良心，提笔写出一篇违心的假话来。有时写着写着，离题万里，写到反面去了。太学的官员们认为他的思想跟不上，成绩自然常常得个劣等。

官员们对李纲作过多次讨论，他们认为：这个青年虽然是龙图阁待制的子弟，但和我们并不一条心，过去专与坏人交往，臭味相投。又喜欢看异端的书，思想不纯正，考试文章尽是邪门歪道的谬论，不堪造就。有的人提出，“还是让他回家吧。”但又拿不着李纲的大错，真是没有办法。李纲在太学一直泡了七年，最后，太学为了卸包袱，才在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，给他一个进士头衔，送出了太学大门。这年，他已二十九岁了。

重和元年（公元1118年），李纲当了太常少卿的副官。他和朝中大臣的见解不一致，在朝中混日子简直是混罪。他实在沉默不下去，便又对当时朝政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，结果受到处分，连降两级。

宣和元年（公元1119年）京师遭到洪水侵袭，皇上下诏叫群臣献计策。李纲又趁机上疏说：“水性属阴，水灾产生是阴盛阳衰的象征。因为朝中阴险的奸

人掌权，正直人士受气，所以引起天灾。务必要清除小人，扶植正气。”这种阴阳五行的说法当然不科学，但对奸人掌权的指责，却是可嘉的。象李纲这样地位低微的小官，竟一再“惹事生非”，冒犯大臣，朝中哪能容他立足？于是就把他贬到沙县（今福建沙县）去，当一名监收税务的小官，在那里呆了六年，一直到宣和七年，才被召回开封来。